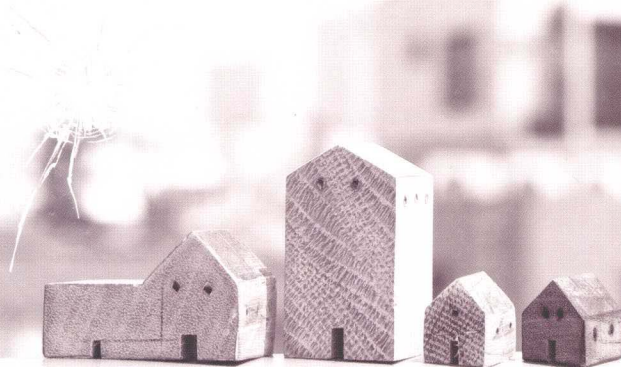


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寄物柜

アヒルと鴨
のコインロッカー

把神明关起来，就能为所欲为了吗？
生、死和轮回，究竟会如何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日本〕

伊坂幸太郎 著
王华懋 译



荒诞中，
有复仇的挣扎，
有正义与暴力的纠缠，
更有人性的温暖！

《广辞苑》与宠物杀手的鲍勃·迪伦

文 / 张筱森

“我要去抢《广辞苑》”

“你说你要做什么？”

“所以，要不要一起去抢书店？”

我学到了一个教训：没有抢书店的心里准备，就不该去向邻居打招呼。

大学新生椎名怀抱着对新环境的不安和期待，战战兢兢地来到樱花尚未绽放的四月仙台。当他站在新公寓的走廊上哼着鲍勃·迪伦的《随风而逝》时，被邻居河崎搭讪，虽逃过被迫买下昂贵教材的劫难，却卷入了诡异的书店袭击事件。——这是伊坂幸太郎的第五部长篇作品《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寄物柜》的开头。居然有人要为了了一本《广辞苑》决定去抢书店？这个抢匪河崎的心路历程就和难以理解其关联性的书名相互辉映似的令人觉得莫名其妙。

即使是村上春树在一九八六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再袭面包店》，至少村上点明了主角夫妻是因为深夜肚子饿才会徘徊于东京街头，但是河崎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这般特异的开场白除了和出道作《奥杜邦的祈祷》的稻草人杀害事件相比不遑多让之外，所有真相也全部隐藏在这个奇特的书店袭击事件背后。

这个事件精准地将推理小说所需要的“开头神秘的谜团（为何袭击书店？）、中盘的悬疑气氛（车中的神秘男子）、结尾的意外性（错抢成《广辞林》）”全部妥当地收在其中，并成为贯穿全局的关键存在。放眼日本推理小说史上能将事件开端写得如此精妙并且洋溢一股荒唐无稽的幽默感的作者，伊坂幸太郎实为个中翘楚。

故事开头分两条线交错进行。一条线是正在发生的椎名和诡异邻居河崎的互动，一条线是两年前宠物店员琴美、不丹人多吉和琴美前男友河崎的故事。将真正的时序和真相打成碎片，撒在故事各处缓步进行，最后再一气呵成的写作方法是伊坂幸太郎经常使用的手法，尤其是第二部作品《华丽人生》更是会让人看完一遍又再次从头看起。

不过或许是《华丽人生》这样登场人物众多、剧情时序复杂的作品写来需要精密的计算，实在太过辛苦，之后伊坂幸太郎便鲜少采取如此庞杂的剧情线。相对地，《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寄物柜》在登场人物和时序上虽显得十分精简，但是在剧情的前后呼应上则更为精准、更能勾引出读者想要一窥究竟的欲望。透过时而现在、时而两年前的剧情交错推进，两年前的河崎、丽子都已经出现在椎名的生活之中之际，琴美到哪里去了？而两年后的河崎又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古怪、疯狂的气质，和两年前好色、爽朗的个性又大不相同，在这两年之内他又经历了什么？再加上令人不寒而栗的宠物杀手三人组似乎又在两年前对琴美步步进逼，莫非琴美的不再出现是惨遭他们毒手了？剧情的交错进行让读者无法立刻知道琴美的下落，便会在脑中自行试着想像琴美可能的遭遇，同时也跟着两年后的椎名和丽子的相遇开始察觉到河崎的不对劲的行为举止之下可能隐藏的秘密。

犹如电影的交叉剪接手法，也让读者察觉到在两年前琴美、多吉和

河崎的那段奇妙的三人时光中所发生的琐碎小事似乎也影响着两年后的人们，例如两年前的多吉想要一本《广辞苑》，两年后的河崎也打算抢一本《广辞苑》给公寓里的外国人……诸如此类的巧合，更是将剧情的悬疑感推至顶点。这也看出了伊坂幸太郎作品中强烈的影像性格，也难怪日本演艺圈对于伊坂幸太郎作品如此钟爱。

而在丽子和椎名的谈话和跟踪行动之后，河崎之所以进行那场诡异的书店袭击行动的原因终于曝光。至此，和那个荒唐无稽却洋溢着一种独特幽默感的开头完全相反的沉重真相，便一一地被掀了开来，那竟是一场多吉独自进行的苦涩、悲伤的复仇行动。而在这场复仇剧的背后则隐藏着多吉身处异国的不安和孤寂。即便是椎名这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来到了一个搭乘新干线仅需两个小时左右的异地都难免感到不安、孤独，那么来自遥远的喜马拉雅山国度的多吉，不管外表多么近似日本人，在他开朗、乐天的举止之下，当然也会感受孤独、疑惧的心情隐隐地啃噬着内心的某个角落。正是因此，相较于听到英文便会露出惊讶眼神望着自己的日本人，可以毫不在意自己外国人身份的琴美、河崎的存在对异邦人多吉有着异常重要的意义。至此，伊坂幸太郎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便从一场难以理解的书店袭击行动之后浮现出来了。

可能是因为在看本作之前恰巧碰上乙一来中国台湾地区，所以看着本书中琴美和多吉遭遇“宠物杀手”，甚至支持着多吉在陌生土地找到归属感的“三人时光”都因为宠物杀手而骤然结束的部分时，脑中总是不由自主跑出乙一的《七个房间》的场面。这时候，我不禁开始认真地思考起伊坂幸太郎和乙一的类似之处。

乙一在访中国台湾地区期间曾经提过非常喜欢一九九七年美国电影《悍将奇兵》，那是部描写主角因为妻子失踪，而在陌生的土地上和强

盗集团对峙的动作电影。主角被突如其来、毫无道理的暴力夺走幸福，无论在伊坂幸太郎或乙一的作品中都是反复出现的母题，似乎他们总是在思考着“恶”是何种模样的存在之外，同时也揣想着，作为一个人究竟该怎么面对“恶”所带来的横祸？

当多吉无法处理琴美和河崎突如其来的死亡，就连自己从小所理解到的轮回轮世观念都不能拯救他万分之一的痛苦，徘徊在不丹和日本之间的他开始模仿起河崎的打扮和生活方式，活在那段“三人的故事”里。而遭遇横祸的琴美却在死前接受了有时会使她难以理解的遥远国度不丹的观念——“是啊，或许不久之后我就可以和死后的多吉再会了……感觉意识仿佛睡着般逐渐淡去，我朝着看不见的多吉一再确认：真的会转世吧？一定会转世的吧？”，而后坦然迈向死亡。甚至之后多吉执意要以“鸟葬”的方式杀害江尻的段落，可以看见对琴美而言理应陌生的异邦宗教却成了让自己接受死亡的方法，然而对多吉而言理应熟悉的教义却成了再陌生不过的语言。

伊坂幸太郎在此借由多吉的痛苦更加强化了人生始终无法逃脱毫无缘由的暴力。就像是琴美在听完宠物杀手的留言后所说的：“就算没做坏事，台风、地震也会侵袭过来的。这就是毫无道理的恶意。”

相较于伊坂幸太郎广受中国读者欢迎的有些古怪但的确存在着某种幸福感的《重力小丑》、《死神的精确度》和《奥杜邦的祈祷》，《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寄物柜》虽然有个轻飘飘的书名，底层曾却流动着和其毫不相称的悲惨、灰暗的氛围。然而，看到那对终于顺利偷走小熊猫的姐弟时，这部一路读来有些阴暗的作品，终于露出了虽然微弱、但切实存在的幸福光芒。

家鸭与野鸭的 投币式寄物柜

〔日本〕伊坂幸太郎 著
王华懋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寄物柜 / (日)伊坂幸太郎著; 王华懋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11

(乐读文库)

ISBN 978-7-5447-1716-8

I. ①家… II. ①伊…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040530号

AHIRU TO KAMO NO COIN LOCKER (A Coin Locker) by Kotaro Isaka

Copyright © 2003 Kotaro Isak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3 and 2006 by TOKYO SOGENSHA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OKYO SOGENSHA Co.,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10-485号

书 名 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寄物柜
作 者 [日本]伊坂幸太郎
译 者 王华懋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刘玉梅
原文出版 东京创元社, 2003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销售电话 010-84910228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90×1280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1716-8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要活得快乐只有两个诀窍。

一是不要按喇叭，

二是不要计较小事。

No animal was harmed in the making of this film .

（在本片的制作过程中，并没有伤害动物的行为。）

——电影的结束字幕中常见的附言

如果是肚子饿而抢劫水果店的艺术家，或许还可以理直气壮一些，但我却是手持模型枪，守在书店外头把风。不知是因为时值夜晚，还是因为脑袋一团混乱，我并没有罪恶感。硬要说的话，对我父母亲是有点内疚的。我的双亲经营一家小鞋店，由于低价策略的批发店在附近开张，鞋店的经营状况不是很好，他们却让我升大学，还愿意为独居的我支付生活费。如果他们责备我“送你上大学不是为了让你做这种事的”，我也只能谢罪说“是，你们说的一点都没错”。

这是一家位于狭窄县道沿线的小书店。

过了晚上十点，尽管国道就在附近，四下却是一片阴暗，也没有车声，周围只有几栋旧民宅零星散布，完全不见行人踪影。

竖立在书店停车场旁的招牌并不醒目，等间隔排列的路灯又每一盏都很老旧，或许因为如此，薄云覆盖的夜空中朦胧晕渗而出的月光反倒显得明亮。

并没下雨，整个城镇却感觉一片阴湿，湿漉漉地沉在夜里。每一栋民宅看上去都黑黝黝的，仿佛里头的居民全进入了梦乡。

书店外墙是煞风景的裸露水泥墙面，当然不可能有热闹的装饰霓虹

灯了。

这应该是一家年代久远的民营书店，规模不大，一定是靠白天卖漫画给附近的小孩、晚上卖色情杂志给开车前来的年轻人，才能够勉强维持经营吧。是一家现在已经相当罕见、感觉与布掸子十分相衬的书店。

我们抵达的时间恰好是打烊前，停车场里的车子接二连三开走，最后只剩一辆老旧的白色轿车，大概是书店店员的吧。

我们特地赶在打烊的时间过来，因为我们不是顾客。

我一边斜眼盯着店面入口，一边穿过建筑物侧面与砖墙之间的隙缝，绕到书店后方。间宽虽不至于无法伸展手脚，但顶多能容一人通过。店内灯光从嵌在后门上的玻璃小窗透出来。

我站在这扇门前。木质纹路的门板，门把是银色的，玻璃小窗的位置正对着我脸部，由于那是一块雾面玻璃，我只能像从混浊的海面窥看水中似的确认店内的状况。

砖墙旁有一株不知名的树打算从上方袭击而来，修长而低垂的树枝朝着我伸展，枝杈弯曲的角度仿佛正在对我发出恫吓。

一旁摆着空调室外机和塑料水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混合了灰尘与小便的气味。

得把模型枪拿高才行，我突然想到，连忙将手里的模型枪凑近窗玻璃。

地面在晃。本来以为是地震，但根本没事，只是我的腿在抖罢了。

真窝囊。我感到一阵悲哀。

我哼起鲍勃·迪伦^①的歌。

① 鲍勃·迪伦 (Bob Dylan, 1941—)，美国歌手、诗人、作曲家。美国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对当代文化影响巨大。

“你要做的事很简单。”河崎是这么说的。

的确不复杂。说真的，一点技术性也没有，谁都办得到。

拿着模型枪，站在书店后门，仅此而已；唱十遍鲍勃·迪伦的《随风而逝》，仅此而已；每唱完两遍，就踹门，仅此而已。

“真正动手抢劫书店的人是我，你只要顾好别让店员从后门逃走就行了。”河崎说，“悲剧总是在后门发生的。”

而这位河崎已经冲进即将打烊的书店，去抢《广辞苑》^①了。

店内传来声响，我吓了一跳，右脚一退，鞋子踩上了杂草。踏着泥土的触感很恶心，我起了鸡皮疙瘩。

风并不大冷。刚从关东搬来的我一厢情愿地认为东北的四月应该还很冷，想不到，明明不冷，我却在发抖。仰头望天，云朵已经完全将月亮遮蔽了。

我握紧模型枪，一边踢门，一边回想起刚搬来的那一天。那不过是短短两天前的事。

^① 岩波书店出版的中型辞典，是日本最有名的日语辞典之一。

现在 1

两天前，刚搬到这个镇上的我，首先遇到了猫，接着遇到了河崎。

一按下公寓的门铃，便响起“叮”的轻快声响；接着放开手指，响起的是“咚”的长长尾音。

刚进入四月，距离樱花绽放的时节似乎尚早，公寓入口处的独株樱花树依然光秃秃的，甚至有种堂而皇之的裸女气势。

我是上午搭新干线来的，坐上公交车到了公寓，开始将送达的行李一件件拖进房间，忙着忙着转眼便到了太阳西沉时分。

这栋两层公寓是房龄十五年的木造房屋，或许因为外墙才重新粉刷过，在我看来就像新落成的一样。

建筑物正中央是一道楼梯，每一层楼的楼梯左右两侧皆有两户，一层共四户；换言之，这是一栋总共只有八户的小公寓。可能是四这个数字不吉利的迷信依然根深蒂固，一〇三号室的旁边是一〇五号室。

各户的玄关位于从正面大马路无法直接看到的地方，所以很阴暗。

虽然凉爽，但也有种潮湿的气味。我眼角瞥见天花板上爬行的蜘蛛，决定当作没看见；墙边成团的灰尘掉落，一样当作没看见。

我站在隔壁住户的门前，注意着自己的姿势。要是里面的人出来应门，我给人的第一印象将会透过门上的猫眼被决定。

没人应门。门的另一头没有传来可爱女大学生的应门声，也没有传来粗鲁大汉慌慌张张的脚步声。

邻居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若说我没有期待那是骗人的，说没有不安也是骗人的。

我的手再次放到门铃上，按了下去。“叮”的跃动声响之后，“咚”地拖着长音。

平日的小镇，闲静得犹如无人居住，门铃声被成排的民宅墙壁吸了进去。我转头往后看。

搞不好……我心想。

搞不好小镇的居民们正待在某处的高台，从上方观察、评论着刚搬来的我；再不然就是某处正召开攸关全镇居民的重要会议，而唯独我被排除在外。

明明没那种可能，脑中却掠过这样的不安。我等了一会儿，放弃了。认识邻居这件事就留待下次吧，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一〇五号室。

房间里堆积如山的纸箱正等着我，对我施以无言的压力。我不禁觉得，要这堆纸箱从世界上消失，简直就像要军队从美国消失一样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我在心里说着泄气话。我想，消灭美军应该会更容易吧。

我看看座钟，已经过了下午四点。

我决定面对现实，首先打开装音响的纸箱，拿出喇叭和电线，将音

响放在南侧的墙边。一插好插头，马上就放音乐来听。

一个小时之后，猫来了。

曲子结束的时候，我听见了叫声。铺木地板的八个榻榻米大房间的另一头，窗外是个小庭院，因为没有围篱隔开，通过庭院可以往来于各个房间。

我知道猫应该在附近，但一开始并没放在心上。过了一会儿，那只猫跳上窗台，开始用爪子抓起玻璃来，这我可受不了了。

我慌忙开窗喝止：“喂，不要这样。”但猫充耳不闻，轻巧地进到房里来了。

“喂，听话啊。”

猫的动作非常迅速，很熟悉似的横越房间溜进我刚装上的窗帘里，突然又探出头来，接着钻进房间角落的空袋子里。我想揪住它，跌跌撞撞地越过纸箱伸长了手乱抓。

那是只毛皮滑顺的猫，漆黑的短毛亮丽而有光泽，没戴项圈，长长的尾巴高举着朝向天花板，末端却唐突地弯曲着。

一直抓不到猫，我厌倦了起来。不管了，要待就随它便吧，到时候伤脑筋的是它。我回头重新整理行李，但没想到我一没搭理，猫便开始理起毛来了，动作充满了挑衅意味。这下应该抓得到了吧。我逼近它，正想扑上去，猫却突然跳起来。不知道是口水还是饲料的味道，总之某种像是动物体臭的气味掠过鼻腔。猫不知何时跳进空纸箱里，愉悦地探出头来。

结果我又花了将近十分钟，总算逮住了它。我从窗户把它放回庭院。猫瞥了我一眼，我提防它又要跳进来，但猫只是一脸冷淡，就这么走掉了。

“连声招呼也不打吗？”

生平第一遭的独居生活，值得纪念的第一位访客竟然是只麒麟尾的猫，实在让人高兴不起来。

到了大概晚上六点，我依然无法决定每件行李的摆放位置，只好先把不要的纸箱堆到门外。这时我遇见了河崎，他人就杵在那儿。

一开始我没发现站在身后的他，自顾自哼着鲍勃·迪伦的《随风而逝》。我以为四下无人，还唱得很大声，所以当背后传来“啊啊！”的声音时，我吓了一跳，然后，觉得丢脸极了。

他站在我早些时候按过门铃的一〇三号室前，手插在长裤口袋里，大概在找钥匙吧。

“鲍勃·迪伦？”他劈头就问。我以僵硬但肯定的语气回答：“鲍勃·迪伦。《随风而逝》。”

他仿佛正亲临一个极重大的场合似的，一脸感动地点头说：“你刚搬来的？”

“呃、嗯。”

他个子比我高，肩膀却不怎么宽，人很清瘦，偏短的头发没有分线，有种随兴的感觉。“我刚到没多久。”我指着他的房间吞吞吐吐地说，“我刚刚去你门口打过招呼，可是你不在。”趁着还没被指责，先辩解再说。

或许是晒黑了，他的肌肤呈深褐色，可能是沉迷冲浪或滑雪的那种人吧。

他全身上下穿了一身黑，黑衬衫搭黑皮裤。

这身服装要是没搭好，看起来会像是乡下地方的乐队成员，但他穿

得很是得体，可能是因为个子够高，所以看起来很帅气，很适合他。

我想起一句外国的谚语：“恶魔没有画上的黑。”

意思似乎是无论再怎么坏的人，还是会有某些善良之处；或者是指，没有百分之百的坏人。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我试着想，这人搞不好是个恶魔，因为这身服装的黑，应该没有画上看到的恶魔那么黑。再者，看在老练的恶魔眼里，才搬来、举目无亲的大学新生，一定是个上好的猎物。

“要帮忙吗？”他说。

“不用了，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我说了谎。如果那个房间的状况能够称为解决得差不多，那么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争执应该大半都解决完毕了。

“哦？”他思忖般点了点头，“那到我房间来吧。”

他的鼻梁很高，嘴巴有点宽，眉毛很浓，一笑嘴角便往上扬。用发胶塑型立起的短发看上去充满活力，恶魔的印象更强烈了。他应该比我年长吧。

应该怎么回应才好？我一边把手上的纸箱换到另一只手，一边犹豫不决。

眼前的他开了口：“啊，对了。”

他说：“尾端圆滚滚来过了吧？”

这一定是恶魔的语言啊！我心想。

他的房间格局当然和我的几乎一模一样。只有厨房和浴室的位置刚好对调，除此之外完全相同。

“我姓椎名。”我一报上姓名，他便说了声：“真难叫的名字。”